

【原乡切片】

大湖流淌

□鲁亚光

小时候,觉得能住在偌大的微山湖畔是一种享受,美丽的大湖总是能给天真可爱的儿时伙伴带来无限的快乐,能让活泼好动的我们自由自在地游弋在清澈透明的湖水中,逐水打闹着,忘乎所以着……

儿时的感觉最为神奇,婀娜旖旎的微山湖就像披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清冽而纯净,灵动而亲切,恬淡而迷离。对于未见过外面世界的孩童来说,大湖就是他们的天、他们的地,他们人生和生活的全部。

大湖不像开放的城市那么博人眼球,但它浑然天成,花草遍布,水鸟成群,让人感觉这里才是天、地、人合而为一的桃源。

最喜欢在夏季到来时,撑一叶木舟,穿梭在碧波荡漾、蒲苇葱翠、荷叶铺展、荷花盛开的荷塘芦荡里,擦着清凉的湖水,顶着田田的荷叶,嗅着花草的清香,吃着脆嫩的莲蓬,追逐着蜻蜓蜂蝶,唱着动听的渔歌——那是真正的湖味,是家乡的味道,是梦中的味道。

大湖上下,尽是撒欢儿的孩子,大呼小叫,前呼后拥,你追我赶,打打闹闹,那

种自然天性的释放,那种无拘无束的洒脱,把清静的大湖给逗乐了。

几十年后的我,想起儿时的三情二事,总觉珍贵无比。摇曳的芦苇,粗壮的蒲草,出水的红荷,滚露的莲叶,喷香的莲蓬,俏立的蜻蜓,忙采的蜂蝶,掠过的鹤鹭,追风的白帆……还有藏在水中的甜藕、芡实、菱角、四鼻鲤鱼、五节腿青虾、黄盖大甲鱼等等,这些精致的珍珠镶嵌在微山湖之上,精芒灿灿,熠熠闪光。

微山湖处处是宝,即便是看似无用的杂草、青萍,或者泥藓满身的藕根、田螺,都是天然食品,养生至宝。因此每年六月初进入大湖纵深,在它的怀抱里游走,到九月底回来,你就成了大湖的一份子,满身的水味、草味、莲味、鱼腥味、清香味,这些都是纯粹的湖味儿,真实的家乡味儿。

湛蓝是天空的底色,青绿是微山湖的底色。天水间最不缺乏的,就是色彩之美。红色是十万亩荷花池的底色,让人向往而不会眼花缭乱;间或盛开的亭亭白莲花,是对美和色彩的一种点缀,一种尊重。至于秋后的残荷,那是即将凋谢的顽强,坚韧不屈,时间证明,它一定是饱经了沧桑。



种晓婧 姜广亮 摄

你的眼光所到之处,是另一种绽放,你会惊叹于它的自信和伟大,顿生崇敬之情。

每当想起大湖时,每当走进大湖时,每当诗写大湖时,就会有燃烧的红荷灼痛我的脸颊,我的脊背,我的心腔。激情澎湃的日子里,多是对大湖的渴望,对家乡的渴求,对过往的怀念,对美好人生和生活的渴慕。

然而,我只能在回忆中回味,在寻找

中回视,在行进中回望。像一个被磨去棱角的人,尽可能地抓住像杂草一样的记忆的根须,找回意气和激情。

大湖还很年轻,激情燃烧。曾经的枯涸没能让它失意地痛哭流涕,它更珍惜的是对时空的把控,对前程的擘画,对流线的捕捉,对美的雕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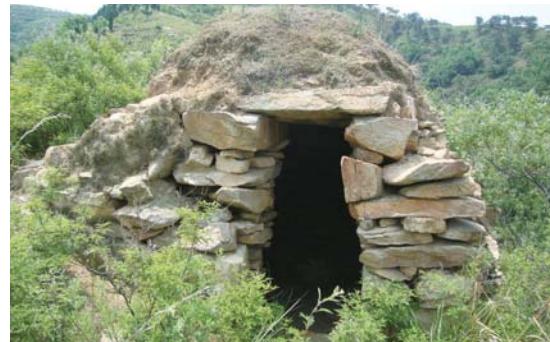
(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任职于微山县第二实验中学)

大山小巧“老石屋”

□马洪利

我的家乡位于灵岩山前、泰山山后,被连绵不断的群山环抱着。在不少山头上,有前人建造的“石屋子”遗迹,有些未遭损坏的老石屋子依然保存完好,从中可以看出前人工匠在建筑方面不凡的才能和聪颖智慧。

这些高山“石屋子”,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历经岁月沧桑,饱经风雨雪霜,垒砌的石头上多已风化腐蚀,锈迹斑斑,长满石花痕迹,石面早已发黑。它们的具体垒砌建造年代不详,但据村里年近百岁的长者说,自从他们记事起,石屋子就是这个老态龙钟的样子。从建造石屋用的石头外表风化程度和长满的石花,以及石头颜色变深变黑的痕迹来看,至少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至于石屋子的来历和用途,有多种版本,有的说是古人为隐居而建,有的说是穷人为逃荒而建,有的说是富人为藏匿财产而建,也有的说是为方便开山造田而建。不管哪种说法,至少有一点可以判定,饱经风霜的袖珍式石头古屋,已经成为当地文化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石屋子之所以建在山头山顶,好处有三点:一是山顶通风透气,空气好;二是山顶“站得高看得远”,便于“观察敌情”,利于防御;三是在山顶建造石屋子比在山沟建造石屋子相对安全,不怕遭遇山洪袭击。根据山势走向的不同和地理位置的居住需要,山顶的石屋子并不都是“小单间”,也有带里间(套间)的,也就是所谓的“拐洞子”(内屋)。在抗日战争年代,村子里的人一听到鬼子进村的消息,就赶紧往山上跑,暂且躲在石屋子里避难。现在一些庄稼人上山种地、耪地或放牛羊,在突遭急雨阵雨之时,便躲到石屋子避雨,

成了山里人的避风港。

石屋子大都就地取材,因陋就简,顺山势而建。根据用途,有的建在亮堂显眼的明处,有的建在隐蔽僻静的暗处。这些采用杂乱山石垒成的小屋,多是圆柱结构,上面是半圆形体的土层,颇似蒙古包。小巧玲珑的石屋子,也有平顶形状的,不过这种形体的石屋子大都建在地堰里,叫“堰屋子”。

石屋子的高度多在两米左右,屋门的高度一米半上下,须低头弯腰方能进去。石屋子的建筑面积一般在两三平方米左右,小则容一两个人进入,大则能容纳三

五个人藏身。盖石屋子的石头特别笨重,有的能达到几百斤。这在没有机械也无法使用机械的山顶,足见当初建造石屋者的聪明智慧和力气之大。石屋子的垒砌特点,颇像侧面

开口的豁子模样,用规则不一的石头一块又一块地靠拢衔接在一起,不用任何的檩条和梁柱支撑,到最后封顶时,找几块长一些的石条或石板缝住便可。然后在上面堆满厚厚的沙土层,堆成馍馍顶或尖顶子;再经过长时间雨水滋润压实,生长出青草,不仅可以遮风挡雨,而且还十分绿色生态,美观好看。

石屋子的建造风格因建筑者的审美观,以及当时的环境条件和时段不同,其结构特点也大不相同,其屋门的朝向也不统一,大多是西南朝向。

由于时间推移、时代变迁,现在山顶上的石屋子已为数不多,现存的不少已残缺不全。同时,山顶石屋子的神秘用途早已从人们的视野范围和兴趣话题上逐渐淡出,很少有年轻人会问及有关石屋子的“身世”,但其足迹是不可磨灭的,这是家乡前人留下的一笔乡土财富。

(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

乡愁是生命的胎记

□周东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方水土,便是家乡。家乡的风物和风情,赋予每个人最原始、最温情的记忆,并封存为陪伴一生的乡愁。

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方这样的记忆。正如百草园之于鲁迅,荷花淀之于孙犁,东北乡之于莫言,端午的鸭蛋之于汪曾祺……也许,你的乡愁是一座幽静淳朴的村庄,一条流淌千年的河流,甚或是几间沧桑的老屋,一口神秘的老井,一株传奇的古树,一盘光滑的石碾……乡愁中,奶奶的絮叨,母亲的呵护,摇头摆尾的黄狗,青梅竹马的玩伴,邻居家母鸡下蛋后的鸣叫,嘴角流淌着白沫拉犁的老牛……都定格为永恒的画面,埋藏于心灵的深处。虽然这很多时候都与文学无关,却寄托着情感,承载着记忆。

时常想起堂弟小森玩的那只花蝴蝶。小森清秀俊朗,是我童年时最好的玩伴。他爱玩,也会玩,用马尾巴毛套知了、蜻蜓和蝴蝶,是他的拿手好戏。一年阳春时节,他套到了一只蝴蝶,个头不小,色彩斑斓。他用手牵着,蝴蝶时不时在半空中扑棱着乱飞,翅膀上五彩的粉末也大片洒落。白天出门遛,晚上则扣到碗中,一直持续了好长日子。

时常想起老家门口那棵大椿树。那棵椿树下,曾是小巷中妇女和孩子们消夏的天然场所。闷热的夜晚,妇人们一手抱着吃奶的孩子,一手拎一块缺边少沿的席片,随便找个空地坐下来,便唠起了家长里短。泥猴似的孩子们围着大树一圈圈地玩着老鹰叨小鸡的游戏,玩累了,便躺在娘跟前的席片上,眨眼工夫就进入了梦乡。

时常想起大奶奶院里的老枣树。初秋时节,枣子只有花生米大,我和伙伴就攀上爬下地摘着吃,等不到红透的时候就吃光了。时常想起西邻居二奶奶家的土门楼,冬日初升的阳光将高高的土门楼照得暖洋洋的,早起拾了一圈粪的我和弟弟,坐在门楼下的门枕石上,手里攥着母亲刚刚煮出锅的热乎乎的地瓜……

时常想起东园子的学厚二奶奶。二奶奶已96岁高龄,仍耳聪目明,思维清晰,每次见到我,张口就能喊出我的乳名。二奶奶心灵手巧,热心善良,是她手把手教会我母亲用高粱篾子编细席、草帽、簷子等技艺;农忙时节,母亲下地干活,她没少帮忙照看我们兄妹四人;每年的八月十五,她家那棵老石榴树挂满又大又红的果实,她常常摘下几颗,说是让我们兄妹解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二奶奶在自家院子里打了一眼压水机井,水脉很旺,是甜水,这不仅方便了街坊四邻,还保证了水源的清洁。每到寒暑假,我几乎天天到她家挑水。用压水机提水,需要引水,二奶奶或二老爷看到我后,总会放下手中的家务,忙不迭地端来一舀子清水,稳稳地倒进顶部的铁桶,再轻轻地上下摇动压水机的把手,帮忙将水“哗啦”地引上来……这一幕幕往事,依然清晰如昨,让人倍感温暖。

时常想起广金大娘。大娘和我家住在同一条巷子里,因广金大爷在煤矿上班,日子也就过得相当殷实。但大娘为人低调,像一泓清澈的山泉,默默地滋养着整条巷子。谁家青黄不接,缺吃少穿,大娘就悄悄地伸出援手,雪中送炭般地帮扶一把。记忆中,我母亲就曾多次提到大娘的好心肠和默默的帮助,让我们回老家时去看看她。

大娘家院子门口有株葡萄架,那年月葡萄的品种很单一,清一色的“笨葡萄”,果实很小,深紫红色,肉少核大却非常甜。立秋过后,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挂满了架,像玛瑙,晶莹剔透,令人垂涎欲滴。小时候,我最心心念念的便是那架葡萄,常有事没事到大娘家遛一圈,目的就是“偷”几粒葡萄吃。大娘先是对我说:“还没熟透,酸,倒牙!”不几日,她就摘下一串,洗好,等着我去吃。现在想想,还直流口水。

这一幕幕乡愁中的片段,或因时,或因情,或因境,悄然就会闪现在我的心头,成为抚慰落寞时最温馨的画面。

(作者供职于中共宁阳县委党史研究中心)